

阅读

第534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读书的乐趣

□ 陈平原

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，读书与职业之间，存在着某种联系。大学里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，也未免太可惜了。理想的状态是，不只学得精湛的“专业技能”，更养成高远的“学术志向”与醇厚的“读书趣味”。

读书必须求解，但如何求解，有三种可能性：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——那是名士读书；好读书且求甚解——那是学者读书；不读书，好求甚解——这叫豪杰读书。后面这句，是对于晚清“豪杰译作”的戏拟。自由发挥，随意曲解，虽说别具一格，却不是“读书”的正路。

陶渊明的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，才有意义：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。这里关注的是心境。所谓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，如何解说？为自家功名读书，为父母期待读书，或者为祖国强盛而读书，都有点令人担忧。为读书而读书——据叶圣陶称，郑振铎谈及书籍，有句口头禅“喜欢得不得了”——那才叫真爱书，真爱读书。读书这一行为自身，也就有了意义，不必“黄金屋”或“颜如玉”来当药引。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，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，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古之学者，读书有得，忍不住了，只好著述；今之学者，则是为著述而读书。今日中国，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，学美国，“不出版，就死亡”。于是，大家见面，不问读了什么好书，只问出了什么新书，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。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，还读不读书。我的感觉是，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，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。

作为学者，你整天手不释卷，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，也会走向另一端，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。十几年前，为了撰写《千古文侠客梦》，我猛读了很多好的、坏的武侠小说。真读书了，以致很长时间里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。真希望有一天，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，自由自在地读书。我写过两本闲书《阅读日本》和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，那不是逞能，而是希望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。

阅读这一行为，在我看来，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，值得再三玩赏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阅读既是手段，也是目的。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，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。在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的后记中，我引了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“任诞篇”里的王子猷访戴安道的事情。真希望“读书”也能到达这个境界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。何必考试？何必拿学位？何必非有著述不可？当然，如此无牵无挂、自由自在的“读书”，是一种理想境界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。但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陶渊明所说的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，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；不仅“忘食”，还可能忘了生死。刚才提到的《阅读史》中，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，很感人。坍塌的图书馆，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，瓦砾堆中，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。这固然是对抗厄运，坚信未来，但也不妨解读为：“阅读”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，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。这本书，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，很好看；遗憾的是，关于中国的，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，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。

（摘自《教育文汇》2006年4月）



◎图片来自网络

绿皮火车上的美食史

□ 岑嵘

记忆是块奇怪的磁盘，不仅能录下声音和情景，还能记住气味及感受。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·都德曾这样回忆法国列车上的旅行：“我决不会忘记坐在三等车厢里去巴黎的旅行……它带着烟斗味儿、白兰地酒味儿、大蒜香肠味儿、淋湿的稻草味儿。”

假如你曾坐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绿皮火车，今天若是回忆起来，首先想起的恐怕同样是车厢里食物的气味。“啤酒饮料矿泉水，花生瓜子八宝粥……”售货员推着小车，神奇地在几乎无处下脚的拥挤车厢里来回售卖。旅客悠闲地拿出天南海北的家乡食物开始食用，车厢里弥漫着各种食物的味道。

乘坐绿皮火车的旅程也是美食之旅。当火车经过一个较大的站，旅客会到站台上舒展一下僵硬的身体，呼吸一下空气。这时月台上的小贩推着小车，快步地从一个列车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，叫卖当地的特产美食。这其中，有苏州豆腐干、无锡排骨、道口烧鸡、哈尔滨红肠，还有著名的德州扒鸡。如果车厢里有一个乘客在吃拉呱，那对其他饿着肚子咽着口水的乘客来说简直是拉仇恨。

全世界早期的站台似乎都类似。美食专栏作家沙朗·哈金斯的《流动的餐桌——世界铁路饮食纪行》一书中这样描写印度的车站：“较大规模车站的小贩会把食物放在纸盘子里，通过列车车窗向车上的乘客兜售。这种叫卖方式延续至今，尤其受到二等座旅行者的欢迎。车站里也有一些常驻食品摊位，大多数都配备了烹制热食的设备。煎蛋卷、印度茶、咖啡、普通的薯片和饼干（曲奇饼）等长期在这些摊位上大受欢迎。”

那些原本是地方的特色美食，被列车带往天南海北，最后变得家喻户晓，而乘客的胃就是最好的广告。比如德州扒鸡，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诞生，真正让它名扬全国靠的是南来北往的旅客。再比如嘉兴粽子，画家叶浅予曾在游记中写道：“凡坐过沪杭甬火车的旅客，路过嘉兴，不会忘记买一串粽子，尝尝江南的著名美食。”这种经济实惠且能饱腹的地方美食，也因备受乘客喜爱而变得全国知名。

普鲁斯特在他的著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多次提到了一种柔软的扇贝形糕点——玛德琳蛋糕：“我掰了一块玛德琳蛋糕放进茶水，准备泡软食用，带着点心渣的那勺茶碰到我的上颚，顿时使我浑身一震，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，一种舒坦快感传遍全身，我感到超乎脱俗。”玛德琳蛋糕的味道使作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并成为找回那些失去时光的神秘线索。

玛德琳蛋糕诞生在十八世纪中期法国洛林地区的可梅尔西城，一名叫玛德琳·波尔米耶的年轻女仆照着祖母留下的秘方做了一款蛋糕，结果让尝过的客人都赞不绝口。

玛德琳蛋糕最早就是一个地方美食，之所以能够红遍法国，也和铁路分不开。十九世纪中期，巴黎到斯特拉斯堡修建了铁路，该路线途经可梅尔西城车站。于是很多家庭妇女身着地方服饰，脖子上挂着装满玛德琳蛋糕的方形大篮子兜售。当火车进站时，他们就快步走过来，大声吆喝，或者摇动铃铛招徕客人。

玛德琳蛋糕最后成为可梅尔西城的一大产业，它的品质越来越好，价格却很低廉，火车将此蛋糕带到了巴黎，在晚饭后食用成了贵族阶级的习俗。就这样，玛德琳蛋糕渐渐成为法国美食的代表性甜点。

作家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在《引爆点》中说，一种产品要引爆流行，往往靠一个或几个魅力非凡的关键人物。事实上，引爆流行的也可以是物，比如列车和铁路网。随着十九世纪法国铁路网的完善，走的可不止玛德琳蛋糕一种食物，那些原本在地方上才能吃到的，没有什么名气的甜食，纷纷随着乘客的口碑而变得全国闻名了。这其中有多波多地区的卡娜蕾、普罗旺斯的利可颂、利穆赞地区的芙里多蛋糕、安茹地区的李子派、南锡的玛卡龙……一部铁路史，也成为一部美食史。

（摘自2024年2月2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

江南的春天

□ 梁衡

今年春节时正在江西上饶。信江浩浩荡荡，穿城而过。晨起无事信步江畔。

信息报告，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零下2摄氏度，北方应该是冰雪茫茫，草木枯黄的吧。而这里却是一片绿色。石缝里挑出一枝不知名的草，开着一朵淡黄色的花。想北京，玉兰花是每年春回大地时较明显的标志吧，印象最深的是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的时节，中南海红墙外的玉兰树才努力鼓出一些花蕾，也偶尔会绽开几朵。算一下日子，今天才是2月5日，整整还差一个月呢，这路边玉兰树上的花苞已经鼓得快撑不住了，有几朵已在枝头怒放，如翩翩飞舞的蝴蝶。远处有一团迷迷蒙蒙的红雾。走近一看，是一株山桃，已绽开细碎的花瓣，正乱红无数落满地。

最有趣的是江边的柳树，细长的枝条上，还挂着去年没有落尽的叶子，只是略微有一点发黄，而褪去叶子的枝梢却鼓出了今年的新芽。有那性急的还绽开了嫩叶。不由想起清人张维屏的两句诗：“造物无情却有情，每于寒尽觉春生。”寒尽春生，多么有趣的现象令我陷入了沉思，不由吟哦出一首小诗《江南春柳》：去冬残叶仍在枝，今春新芽又鼓蕾。时光不觉暗中渡，生命悄悄在轮回。

穿过柳树行子，闪出一团耀眼的金黄。我想那大概是北方每年最早开的迎春花吧。走近一看，却是一丛腊梅。这是比迎春还早的花儿，不必等到春天，在腊月里就能开放。但为了抵御风寒，她的花朵表面好似天生有一层蜡质，这也难免遮挡了她的容颜，所以又叫“蜡梅”。而我今天看到的腊梅却似乎褪去了蜡衣，水灵灵的，一串儿笑声在枝头。

还有，北方春色最典型的镜头是飞雪飘飘和在一片枯黄中悄悄露出草芽。韩愈诗：“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韩愈说的是中原，如果再往西北呢？像我当年生活过的内蒙古西部，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”，这些年由于“三北”绿化造林，虽说生态大有好转，但枯黄寒冷的底色是不会变的。而这里，悄悄涌动的春色却是在一个大红大绿的深色背景中悄悄搬演。江南的树叶一律是比北方的阔大、宽厚，绿得发黑。在江边的马路旁，在小区的院子里，这个时节还不开花的乔木、香樟、广玉兰、桂花、含笑、梓树，还有较矮的绿篱植物石楠、夹竹桃、八爪金盘都黛绿油亮。然后，那一行行如仪仗队式茶花树，在浓密厚重的绿叶间绽放着艳红的花朵，有男人的拳头那么大。这花红得像谁在绿丛间泼了一团红墨，浓得化不开。以至于我几次想照一张花朵的特写，在镜头里却总难分清花瓣的纹路和层次。比茶花更人高马大的，是一行行的柚子树，自然是也稠密厚重的枝叶。不过，在密叶深处却高悬着几颗去秋还未摘去的黄柚。如果把这一望浓重的黛绿比作是深邃的夜空，那么这穿越过冬而来的柚子，就是明亮的来自遥远夜空的星星。它们在春的门楣上，隆重地目送着过去的岁月，并迎接春的到来。

南北之春，除了生命的涌动及其背景的不同，便是空气湿度了。我住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，能记得起的见到太阳的日子也就三五天吧，整个世界就这样沐浴在绵绵细雨中。唐朝诗人杜牧的名句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雨，却如烟一样地轻软缥缈罩着人间，当然也罩着所有的树木花草。我记得在北京时，林业界的朋友说，北方的树其实不是被冻死的，主要是被春天的干风抽死的。你仔细观察，春天时树梢头一般都会被抽干了三五寸。在北方，春雨贵如油。在这里，则是整天整月的雨从天降，如烟如织。那些绿色的生命，岂止是靠根部来吸收水分，它浑身的每一个细胞，都在呼吸着天地间的湿润。怎么能不叶绿花红呢？

我舒坦地伸开双臂，拥抱天地，正无边“喜雨”潇潇下，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（摘自2019年2月13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
当不了太阳的人就当一只萤火虫

□ 韩少功

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，不是我的本意。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，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了初三数学，翻破了好几本趣味数学书。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，我一天一本，砍瓜切菜一般，自学了全部高中课程，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（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），还把仅有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，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狂狂。

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。就像一些朋友那样，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，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，这样的好事，怎么就让人抢先？

上大学前，黑板报、油印报、快板词、小演唱、地方戏……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，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。

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，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，这样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。现在看来，那些写作其实营养不良。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，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、更活泼、更娴熟。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。同情就是文学，诚实就是文学，勇敢就是文学。宋代陆游说“工夫在诗外”，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，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，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。

那时的“新时期文学”，在某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，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延时补课，慢了一两拍而已。双方情况虽然不太一样，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，要自由、要平等、要科学、要富民富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。人们以“现代化”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，翻天覆地，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，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，因此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，包括重新定义文学，重新定义生活。李鸿章所说“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”当然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不过，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，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。

文学还能做什么？文学还应该做什么？在大多文字产品倾销中，诗性的光辉，灵魂的光辉，正日渐微弱黯淡，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“毒药”。

坦白地说，一个人生命有限，不一定遇上大时代。同样坦白地说，“大时代”也许从来都是从“小时代”里孕育而来，两者其实很难分割。抱怨自己生不逢时，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。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，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，需要持守，需要旁若无人，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。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，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“小时代”闹腾正在现实中咄咄逼人，哪怕我一直满怀敬意的作家正沦为落魄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艺人……那又怎么样？

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：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，萤火虫也能发光，画出一道忽明忽暗的弧线，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，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。

当不了太阳的人，当一只萤火虫，也许恰逢其时。

（摘自《小品文选刊》2023年第21期）

聚会

□ 石子功

聚会不宜太多太密，因为一个人参加的聚会过多，容易渐渐失去自我。

陌生人的聚会让人心累，却又不得不参加，因为这类聚会多是为了生计，相互取舍的目的居多，抱团取暖的成分极少。聚得多了，脸上总会挂着职业的笑容，说着客套的话语，整个聚会失去了乐趣，让一个人渐渐失去自我。

志同道合之人也不宜多聚。这类群体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志向，在一起时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初次聚会总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但如果把聚会频率提高，彼此之间的新鲜与光鲜就会渐渐褪去，没有新意的话语会让彼此渐渐腻烦。当聚会成为一种程式化的物理过程，彼此的志趣成为不得不参加聚会的道德绑架，这类聚会的最终结果也是一个人渐渐无我。

聚会是把双刃剑，没有聚会同样弊大于利。毕竟，人是群体生物，要相互支撑才能壮大自身。但聚会一定要控制频率、提升质量，没有足以支撑的主题、没有包容接纳不同意见的胸怀，这样的聚会不参加也罢。

（摘自2024年2月21日《今晚报》）